

我们的节日·春节



至味是真情 年味

□朱先河

春节将至,大多数人的心底会慢慢晕染起别样的情感,只因春节的意味从遥远的记忆深处而来,全方位地撞击着今天的自己。所以,我一直认为春节从来就不是今天的节日,而是在不断重温记忆,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不是再见过往经历过的场景,就是实现过往不曾经历但渴望实现的场景,是一个怀旧的节日。家乡的春节传统已经通过这种记忆再现和重建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之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力量吧!

春节是一个神奇的节日。艰苦的日子里,一到过年,平时吃不到的过年就能吃到,崭新的衣服这一天可以以上身,各色零食梦幻般地躲在食盒里。大人们脸上漾着喜气,即便犯了平日不可饶恕的错误也不会遭到呵斥。因为从开始筹备过年,吉祥话就是第一个要求。蒸花糕、包饺子时,手头的活收拾妥当,不能说“完了”,得说“妥了、好了、圆满了”,一切都要奔着喜气走,一切都要圆满。这正是中国人的坚韧所在,不管一年的生活多么不易,在年终岁尾,在新年伊始,都会安下心来,让自己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心回到家乡,即便这个家也一样的穷苦,但至少有着亲情的温暖,至少可以暂时脱掉伪装,像孩童一样活上几天,充充电、补补水。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春节都该是红彤彤、喜洋洋的,都保留着春节的至味——亲情、乡情。

1

备年货是过年的前奏曲。年货是啥不重要,备,才是关键。过去穷苦,到了年关,要先把关过了,才会有心思去备年货。杨白劳的二尺红头绳、佃户家面袋子里的几两白面、常年在外的车把头兜里的几颗糖果、走码头的苦力们打上几斤散酒或在包裹里放个拨浪鼓……苦涩又温暖的心思在这个关头都会安抚疲惫不堪的人,扛过去就是新的一年。

新中国七十年发展,丰富的物质供应使得备年货好像没有了实际意义,不稀缺也不特别。当然,如今的年货绝不再是过去的老几样,革新赋予了春节年货新的含义。于是,备年货的情味只得到记忆中去寻找了!

一进腊月,村子里就欢腾起来了。在外的人们陆续返乡,带回来外面的新鲜信息和活力,更搅动了团聚的热气。备年货的节奏从杀年

猪开始。一群人拿着大绳,拉着车子,将嗷嗷尖叫的肥猪从圈里拖出来送到屠户家中。孩子们跑着跟在车子后面,一路跟到院子里。仔细看看吧,孩子群里肯定有一个拖着鼻涕抹着眼泪的小男孩,小家伙怎么忍心自己从小猪仔养大的伙计被杀掉吃肉?屠宰现场热气腾腾,尖叫声、呐喊声、刀具霍霍声嘈杂而有吸引力,这种力量博弈既害怕又热血沸腾。最吸引孩子们的是待会儿就能有充气的猪膀胱玩,这分明就是一个弹性十足的足球。男孩子们一哄而散,街上更热闹了。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恐怕比备年货更值得期待吧!

街口也会传来“砰、砰”的响声,蹦爆米花的师傅也开始忙碌起来了。那时候的年货中,糖果算是稀罕物,农村给拜年串门的大人孩子准备的零食,花生、瓜子、软枣、柿饼算是常物,爆米花也不可或缺。老人孩子把盛着玉米的篮子排成队,或者再准备点大米、油和糖,可以做成江米糕或江米球。回家后,用大袋子装好吊在屋梁上,既防潮,又防馋猫偷吃。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就该准备蒸花糕、蒸炸各种熟食,一切都准备停当,因为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农历正月初五之前就不再重新操持准备了,只得安心过年。蒸花糕是一项集体活动,街坊邻居凑在一起,发面、制作都是合作完成的,男人负责盘炉子烧火大,女人负责调味制作,糖饅、豆饅、花糕、肉包、皮渣一应俱全。三五家一起蒸花糕,自然要互相交换各种吃食,互相品尝。过年吃饭,品评三奶奶二大娘谁家的包子香、谁家的豆饅甜,就成了饭桌上的话题,被表扬的第二天就知道了,往往会再拾上半篮子送过来,好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想起来,这种邻里互助、和谐友爱的氛围,的确是春节的硬核。春节都回家,不就是要聚在一起拉拉家常、解解烦恼,一年中有啥不愉快、有啥矛盾,围着火炉说上一夜,端起酒杯喝上几盅,啥都过去了。老人们常说:有啥事别让它过年,新的一年还要亲得很呢!

备年货,其实是年味不断累积的过程,每个人悠闲又紧张地浸入过年的状态,一切都美好起来。

2

守岁,是个老传统,老人们尤其在意这个。子时正,要燃香烛祭祀祖先,要敬神灵,还要放第一把鞭炮,祈求一年好运平安。

如今,大家守岁的方式大不相同了,大家相聚一起,看春晚、看电影、

品美食,不觉间零点的钟声敲响。小时候,村里的电视机奇缺,谁家有小电视,过年回家把电视机带回来,就会吸引一院子的人观看。我们家买电视机早,每到过年,外间大屋里就会一排排放上凳子,大家一起看春晚过大年。

屋子中间火炉正旺,男人们坐在火炉旁盘点一年的营生,评论村里东头西头的潮头人物,还会将自己闯荡四方的奇闻怪事一一道来。半大小子最喜欢凑在大人跟前,外面世界的图景就在这炉火旁氤氲的雾气中展开了。那时候,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太过单一,走南闯北的人们聚拢在辞旧迎新的守岁时光里,彼此丰富着对这日新月异改革时代的认识图谱,自然也就给下一代做了社会启蒙。新时代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各地域、各领域、各层级的讯息,自然就用不着口口相传,彼此缺失了这份需要。这样的围炉夜话少了许多话题,聊微信抢红包成了主题,反倒让这守岁冷清了不少。

守岁的时光,小孩子们忙着试穿新衣服,忙得不亦乐乎。盼了许久的新衣服从包裹中取出来,鲜亮的斜纹花布衫、柔软的条纹裤、涤卡的大褂子,妈妈们细心地绣上“北京”“上海”的字样,一下子高大上起来。棉鞋底子白白的,让人不舍得下地,撑着鞋撑,放在窗台上,铝制的气眼还闪着亮光。新衣服也整齐地叠在枕头边,只等着大年初一打扮一新去拜年。

子时正,母亲们点上香烛,恭请各路神仙就位,延请祖先归位,从香烛上取火,燃起金元宝、银元宝,虔诚地汇报一年情况,祈求来年安康。小孩子们也跟着拜揖,虽不知那些在神龛里端坐、宽带峨冠的男女是谁,却在静穆的神色中安静下来。这也说不上是迷信,只是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此刻安顿下来,等待来年去努力打拼。

零点钟声敲响,守岁的人站在清冷的冬夜里燃起一把鞭炮,清脆的响声为每一个新年再出发的送上祝福。一切都有新的开始。

3

大年初一,最好是飘着雪花吧!街头巷口开始热闹起来,大人孩子收拾妥当,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大人们也难得穿上正装,挨家挨户去拜年。年岁大辈分高的老人,往往要早早做好准备,将堂屋收拾干净,条案前放置一张短桌,里屋的桌子上,糖果、花生、瓜子、柿饼等吃食摆放在盘子里,

热腾腾的茶水煨在炉台上。吉祥话准备了一大篓,就等着后生晚辈们过来拜年。

大门口照例横放一根木棍,原本是要绊住财神的腿,让他在家里歇歇脚,丢下金元宝。初一清晨天色朦胧,心急的孩子们一路奔跑,往往一不小心就绊倒扑在地上,大人们打趣:“这孩子真懂事,还没进门就给爷爷奶奶磕头。”屋里听见外面喧闹,也大声喊:“别磕头了,收到了,赶紧进来!”带着孩子过来拜年的大人们进得门来,在堂屋的短席上郑重地磕头下拜,对着祖先和神位一丝不苟。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笑眯眯地递上香烟,端上零食,孩子们拘谨,大人们直接往衣兜里塞。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条件刚刚好些,上岁数的老太太们会掀起衣襟,颤巍巍地从小褂兜里掏出一角零钱,挨个儿发给磕头拜年的小家伙们,仔细辨认着哪个是老五家的、哪个是臭孩的小子,喃喃地说:“又老了一岁,看看这群姑娘小子,都长大了。”这一拨没有走,院子里又喧闹起来。

大街小巷里拜年的人成群结队,见面时互致新年问候,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这情景,这温度,远不是躺在被窝里发个微信拜年能比拟的,说到底,电波有速度却没有温度。

在中国,春节至味是真情。血缘家族、地缘邻里、师徒朋友等不同的关系组合为情感网络,都会在春节的时空里聚合在一起,不断地融合强化,促使每一个人关注自己的关系定位,从而在不同的关系定位中熟悉相应的社会秩序。春节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社群文化的集中展示,拜年是“礼”的综合表现形式,长幼得体,才能和和美。孩子们在这个集体社交活动中,深度参与和学习,让中国传统文化一点点融入血脉之中。

农历正月初二开始,走亲访友要排上日程,平日四处奔波的人们难得一年相聚,自然格外重视,尤其是远房亲戚,一年不见一面,全靠这新年让略显淡薄的亲情热络起来。

村里的各种社火筹备也忙活起来,你家一百我家几十筹个份子,秧歌鼓号操练起来,平日手握锄把的手把大鼓捶得震天响,唢呐吹得有腔有调,整个村子越发欢腾。春节,就是大伙儿的狂欢节。

年过完了,人们再次奔向四面八方,带着家的温暖和社群的归属感。这,足以形成强大的支持,相伴奋斗拼搏,将堂屋收拾干净,条案前放置一张短桌,里屋的桌子上,糖果、花生、瓜子、柿饼等吃食摆放在盘子里,

□安民

老安阳民间旧俗,腊八节一过,街市上便渐渐有了年味。腊月二十三家家祭灶,俗称“过小年儿”。“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儿要二百大核桃。”春节迈着轻盈的步履,一天天临近了。

民俗专家朱迪忠先生,早年曾写过一段安阳年俗,读来饶有兴趣:“腊月里最忙,过了腊八忙年货。二十一,买杆笔;二十二,写对子;二十三,送走灶王去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又蒸馒头又割肉;二十七,送闺女;二十八,买对蜡;二十九,打黄酒;年三十儿,退蹄儿。”

在以往匮乏的年代,腊月三十儿也称“年关”,富家过年,穷人过关。百姓辛勤劳作一年,平日再俭省,过年也要包上一顿饺子“填填穷坑”。饺子是粉条萝卜馅儿,里面若有些儿肉末儿,再有一盘用生花椒的辣白菜,一盘卤猪肉,一盘花生仁儿,一盘焦麻叶儿,再配上四两老白干儿,便是小康富裕之家。年夜饭中包含了太多的寓意和祝福,是辞旧迎新的心灵慰藉,亲情浓郁,其乐融融。

农历大年三十儿这天,家家的紧张忙碌中,又充盈着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早上开始,家中婆媳和未出门儿的闺女一起动手,盘馅的盘馅,和面的和面,围坐在炕边儿捏饺子。婆媳小姑边捏边逗,喜气洋溢,偶尔还会捏上几只带花边儿的“老鳖”。所包的饺子,要足够农历大年三十儿晚上和正月初一早起全家人享用。饺子包好后,要先煮上一锅,捞到小碟儿里,每碟儿两个,由主妇敬香祷告列祖列宗,保佑一家平安、人旺财旺。滚油锅里炸的,有酥肉、肉丸和上供用的猪肋条肉,还有糖麻花、焦麻叶儿之类。头一锅讲究先拿出一点儿填入灶膛,让“初一五更回”的灶王享用。孩子们是最高兴的,穿着崭新的衣帽,吃着过年的糖果,无忧无虑地穿梭嬉闹。

掌灯时分,窗外寒风中传来爆竹的鸣响,屋里暖意融融、笑语欢声。热闹红火的年夜饭就要开场了,一家老少围在桌前,依辈分坐定。主妇、媳妇还要忙着煮饺子。传统的安阳年夜饭菜肴以凉菜为主角,芹菜、莲藕、豆腐干、石花菜、小炒肉拌在一起的“荤素搅转”,颜色鲜亮、滋味调和,必不可少。荤菜还有卤猪脸儿、皮冻、香肠、肘花、肉丝蒜黄、鸡蛋卷、松花蛋、糖排骨、小酥鱼。素菜为卤豆腐、辣白菜、芥末墩儿、花生仁、青笋等。饺子有猪肉大葱萝卜馅儿和猪肉韭菜馅儿。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蘸着腊八醋吃,“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无论饺子或菜肴,都由长辈先动箸,延续着亲孝之道。若再上几道热菜,像酿藕盒、泼鸡子、八宝饭、扒蹄筋、烧肚片、炸丸子、桂花蛋、水氽丸、红烧鱼、生煎皮渣、细香碟等,年夜饭便更加丰盛了。酿藕盒寓意和美,八宝饭寓意团团圆圆,红烧鱼则寓意年年吉庆有余。城里的老户人家,年夜饭还会有一大盘南锦泰老店的蓼花,象征着锦上添花。

农历大年三十儿的饺子还有一个惊喜——将几枚硬币包入饺子中,家中最长年的老人吃到这添福增寿的饺子,于是皆大欢喜。小孩子也想吃到这包着硬币的饺子,会多吃上几个,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

吃罢年夜饭,老人们便张罗着上供和熬年守岁,将驮着元宝的刺猬、枣花放置门内,寓意招财进宝。香案上通夜秉烛,香烟袅袅,红烛花糕,偶尔还会捏上几只带花边儿的“老鳖”。从子时到五更敬香五遍,迎新接福直至灶王爷降临人间。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夜晚,全家人围炉夜话、同享天伦。

20世纪80年代以后,熬年又增添了新内容,许多人围聚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观看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和戏曲节目。将近子时,伴随着跨年的悠扬钟声,千家万户鞭炮轰鸣,烟花、两响炮将夜空映照得五光十色,眼花缭乱。

农历大年三十儿是春节的序曲,也是高潮。老安阳的年夜饭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家人的犒劳。

过年把酒话猜枚

□沙胜群

我总觉得咱们的老祖先是最人性化的,怕人们长年漂泊就创造了过年,怕人们团聚时单调就酿造了美酒,怕饮酒时不热闹又发明了划拳猜枚以助酒兴,又怕有伤大雅遂冠以“酒文化”。

我还觉得我们安阳人就是这种酒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如果不是,最起码也是集大成者。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基于几十年的观察和感悟,走遍大江南北,我还没见过能像安阳这般,把酒令中的猜枚划拳演绎得如此风生水起、有滋有味的,甚至成了一个城市的“名片”。

安阳地处豫北,民风淳朴,亲朋串门、好友聚会、婚丧嫁娶,总要有酒招待,而酒桌上最流行的助酒方式就是划拳。安阳将划拳称作猜枚,即饮酒时两人同时伸出一只手,用攥起的拳头或伸出1到5个手指,从0到5这几个数字,同时要喊出从0到10中的一个数,谁说的数目跟双方所伸手指总数相符,谁就算赢,输者喝酒。

猜枚作为一种酒令,出场最频繁的时日是年前后。以前人们生活贫苦,只有过年才舍得吃喝,所以人们常常把结婚的日子放在腊月,为的是把结婚剩下的酒肉用于过年。而进入正月,劳累了一年的亲朋好友团聚一堂,往往酒过三巡,猜枚声就此起彼伏,顿添喜庆之气。

猜枚划拳,北方与南方风格迥异。南方人温软似莺歌燕舞,而且铺垫多,什么一只螃蟹八呀八只脚,两只眼睛这么一大砣……半天才进入主题,让人昏昏欲睡。安阳当属北方拳法的代表,声大力猛、气韵悠长又不失雄浑。许多外地朋友说安阳人猜枚就像唱戏一样热闹。确实,安阳人在外地一旦喝酒猜枚常常会引得一圈人驻足观看,虽无锣鼓之音,但唱念做打一

年味

□翁建安

□翁建安

开往新春的列车

□黄宁

年关越来越远,回家的话题已经在各类对话框翻滚,每个人都在心里升起一股淡淡的喜悦与忧伤交杂的情绪:唔,要过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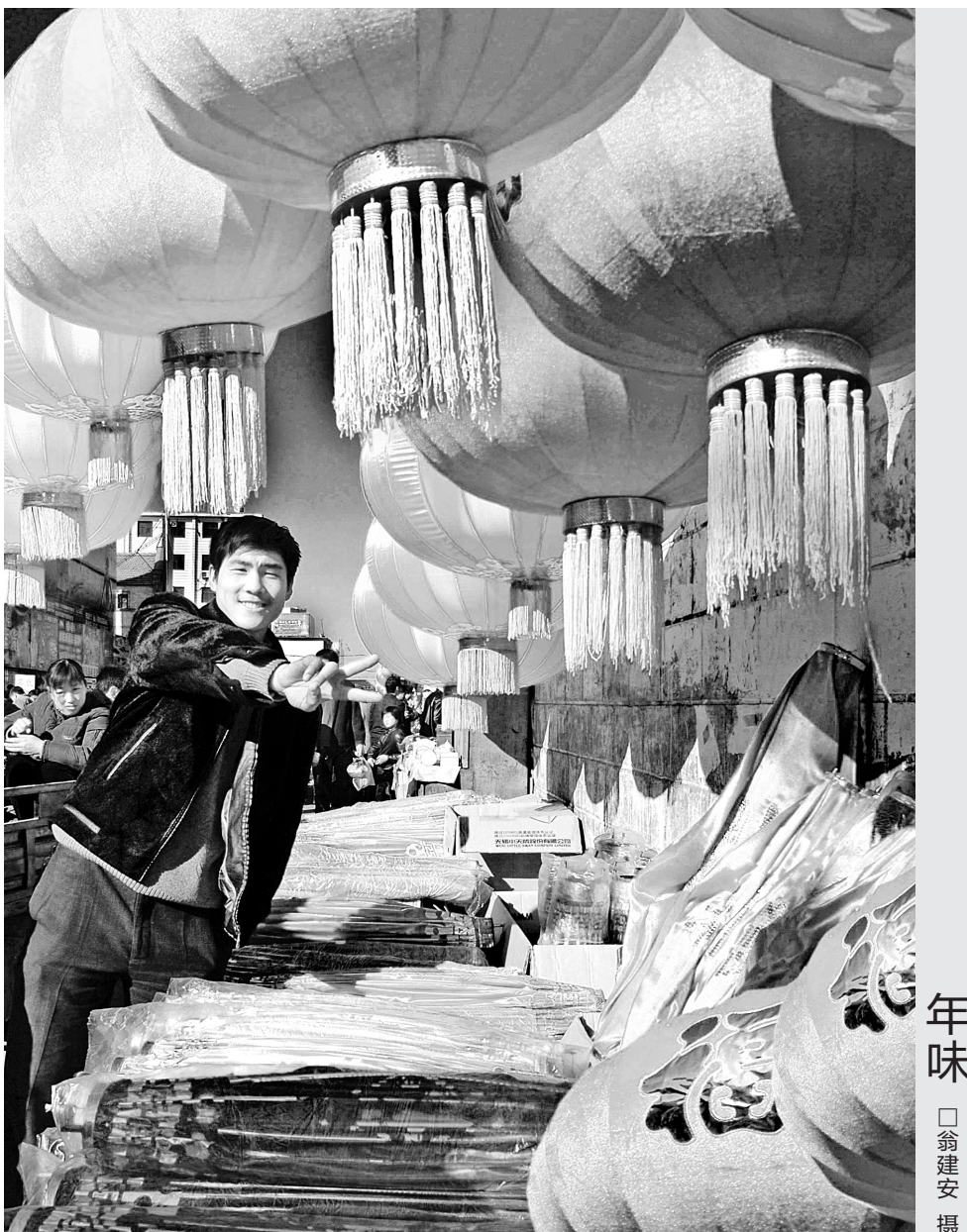
我一边操心买票的事情,一边想着应该准备什么礼物。老妈和哥哥、弟弟、姨妈早已打电话问了几次:票买到没?几时到家?又叮嘱我千万不要带太多东西,尤其是礼物吃食,家里啥都有。

我轻叹一声,如今我的体力也不允许带重物了。17年前到广州读书,第一个春节,回家前我特意到北京路买了十几件衣服给家人朋友,买了一只大型编织袋,像商販一样扛回家。后来改为带特产,还带过榴莲这样笨重的水果。现在物流越来越方便,超市里什么都能买到,快递寄件可以和人同期到达,谁还愿意大包小包拎着重物赶车?没了和游子一起归家的礼物,似乎惊喜有所减色,但那浓浓的亲情不会褪色。

坐火车的心境也有变化。以前夜里常常要爬起来查看行李是否完整。听说贼专在夜间行窃,刀割、掉包,偷走农民工裹在包裹里的血汗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会把钱分装在不同的地方,成沓的整钞藏在内衣口袋,零散的放在手袋夹层,无论坐卧睡觉都包不离身,还要趁上洗手间的空隙检查一下钱在不在,用提心吊胆来形容毫不为过。后来改为使用银行卡,心情放松很多。现在更简单,“一机在手,天下我有”,而且手机几乎没有丢失的可能。只要人醒着,手机基本上都攥在手里,不间断地看剧、读文、刷抖音,小偷没有机会。

长途旅行,吃饭是一个问题。最初,为了节俭,也是出于好玩,会自备食物,几次之后便觉得无味,又对车上提供的套餐产生了兴趣,随着工资普遍提高,套餐价格也没那么难以接受了。自带食品越来越丰富,价位不再是第一考虑要素,车站也增加了很多餐厅,中外南北,应有尽有。现在高铁上又增加了送餐业务,回家的旅程越来越舒适。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和挤春运的勇气吧?

但我相信,忙碌和疲惫阻挡不了一颗渴望团圆的心。虚拟空间里那些抢票求加速的头像下,是一颗颗归心似箭的游子的灵魂。



□翁建安